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

歷代三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来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来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来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来為挾天子令諸侯之

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先主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雉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来端蒙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亦須着救他必大録云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

州權遂遣呂蒙擒關侯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

必大録小異

先主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盆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必大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粗疎孟子以後人物只

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黄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以其細密他却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来施設一番亦須可觀之木

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子房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卿升

問孔明興禮樂何如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

也只是粗底禮樂寓淳錄云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粗禮樂砥錄云孔明是禮樂中人但做時也麤踈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巳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荊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

聲勢如拉朽然侯竟不肯為之楊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時

舉問王猛從苻堅如何曰苻堅事自難看觀其殺苻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歴數苻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它門前車馬甚盛欲害苻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

情蓋皆是已子不應便專愛堅而特使人殺東海公也此皆是史家要出脫苻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時舉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蕉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豊問聖人處此合如

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僩 方子録云孔明執劉璋蓋縁事求可功求成故如此〉曰然則寧事之不成曰然

器遠問諸葛武侯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来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

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父長能得人心如此賀孫

殺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

動着便粘手惹脚淳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

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

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

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

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

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便與壞倒如襲取關侯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吴矣權之姦謀盖不可掩平時所與先

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侯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踈侯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謨

直卿問孔明出師每之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

賊来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来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國家只管與講和聘使往来賀正賀節稱叔稱姪只是見鄰國不知是讎了又問勾踐謀吳二十年又如何曰事體不同諸侯各有國未便伐吳則越亦自在如此謀乃是揚

孔明出師表文選與三國志所載字多不同互有得失

五月渡瀘是說前事如孟獲之七縱七擒正其時也渡瀘是先理會南方許多去處若不先理會許多去處到向北去終是被他在後乘間作撓既理會得了非惟不被他来撓又却得他兵衆来使賀孫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恵從周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淳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隂甚揚錄作撿拾而爲蜀志故

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蹋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

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

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賀孫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

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

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

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

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

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纒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

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来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田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又問陰符經有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説如何曰絶利者絶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强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来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强横害物為

知饒州汪某斷配人傑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来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

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来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酋休遞上分一軍為数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

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冠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北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

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胥快元城劉師閔向張魏公督軍暑藥以薑麹為之與今氷壺散方大槩相似故能大敗金人盖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彼騎被甲来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

豆入陣則割弃竹筒狼籍其豆於下彼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儒用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鬬先生笑曰只辦着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

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揩㸃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强弱相伴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一始得蔡云終不是使病人與壯人鬭也賀孫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季通語方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

問只管算來筭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賀孫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道大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人傑錄云觀陸抗正是彰其德於祜之言斯可見矣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裒仕晉猶有可說而裒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讎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僩人傑錄云儀嘗仕昭而昭誅之云云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閎祖

湯執中立賢無方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人傑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来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人傑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淳錄云人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常以王導比謝安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又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却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畀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于倫理之外其說煞害事如鄉原便却只是箇無見識底

好人未害倫理在義剛

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脱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

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
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苻堅若不以大衆来只
以輕兵時擾晉邉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温移
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
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
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寛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
遲迥等皆死孝寛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它
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来到這地位便不與辨

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顔亮幸而睚得它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它却有措處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㽦

温太真處王敦事雖先生云亦不佳某做不得揚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内感或以為自誠中来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合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

須衮合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来而感於我皆一理也謨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却簡古堯夫辭極𤰞道理却密升卿

陶淵明古之逸民若海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

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亾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 僴

王猛事苻堅煞有事節苻堅之兄乃其謀殺之 賀孫

桓溫入三秦王猛来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揚

晉任宗室以八王之亂自宋而後皆殺兄弟宗室以至名去知其不好途中見人哭問如何死曰病死曰病後何哭至有臨刑時平日念佛者皆合掌顧後世莫生王侯家　揚

蘇綽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殺得少了故行得易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

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煬帝獨夫天下必應揚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

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端蒙

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端蒙

高祖與裴寂最昵宮人私侍之說未必非高祖自為之而史家反以此文飾之也 端蒙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竇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已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

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即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某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宫人侍高祖在太宗不當爲曰它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閤只消磨盡了可學

唐太宗以晉陽宫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

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踈惟光武差
細密却曾讀書来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
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
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問祖逖摧鋒越河所向震動使
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
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他事成問紹興初岳
軍已向汴都秦相從中制之其事頗相類曰建炎初
宗澤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

數郡即當時事便可整頓乃為汪黄所制怏怏而死
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羣盜分散四出為山東淮
南劇賊德明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祖道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及次早
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着甲持刃見
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理會又
却去泛舟此處有闕文或為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

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全不說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端蒙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何如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兼太

宗亦自心不穏温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于鄢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髙祖處得不是曰令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髙祖又自責髙祖不成只責髙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為太宗孝友從来無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髙祖不数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内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

如唐宗之於玄宗亦只為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爾端蒙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端蒙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

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

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揚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

能死難曰只為秖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端蒙

太宗納巢剌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

純夫議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

甚次第不知伊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先生嘗語吕丈云范

純夫平生於書冊皆只從忙中攔過了所以諷吕丈也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説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
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　揚
或謂史贊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
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
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
道學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
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驤
問胡氏嘗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

之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令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屬望中宗髙宗又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

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閑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義剛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

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矣人傑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

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道夫

周莊仲曰憲宗當時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見便憐之有復用之意曰憲宗聰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義剛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文人之没頭惱乃爾後来流逥郎是被人捉着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

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苶蕩立見踈脱必大

顔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来不知是賊便下两拜後来知得方罵 義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道夫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

而思之云云 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僩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淳

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秖為古今集驗方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人傑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儒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儒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升卿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揚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銖

方伯謨云使如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壽昌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

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與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来便做得租庸調故隋

唐因之 賀孫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宫官甚詳某以前

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畨入衞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僩)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似此樣(淳 義剛録云唐口分是二分世業是八分有口則有口分寡闕皆無過十二云云)

唐節度使收稅皆入其家所以節度富(淳)

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問理道要訣曰是一箇非古

是令之書理道要訣亦是杜佑書是一箇通典節要　方子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臑坊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来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歴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説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

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盖縁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一本此下云所謂神聖其臣莫及趙普輩皆不及之廣

問世宗果賢主否曰看来也是好問當時也曾制禮作樂曰只是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令刑統亦是他所作曰開寳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来太祖足成了而令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来與他做令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閒慢了世宗胸懐又較大胡泳

五代時甚麼樣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關是王朴死後事模樣世宗未死時須先取了燕薊則雲中河東皆在其内矣本朝收河東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後契丹嫌劉氏不援始取之揚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圖世末之見德明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寛大氣象做好事亦做

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揚

晉悼公幼年聰慧如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将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来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戰國漢唐諸子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道夫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録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語揚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僴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

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它書

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子蒙

國語文字多有重疊無義理處蓋當時只要作文章說得來多爾故柳子厚論為文有曰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廣

國語中多要說人有不可教則勿教之之意　廣

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說得之　宋齊丘作書序中所論也　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

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裡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箇底意思道夫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麄他那物事皆未成

箇模樣便將來說曰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卻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云云亦只是莊老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傷說爾如遠法師文字與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摩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其傳亦如是遠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

莊老之實說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来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汙濁紛擾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廣。荀揚

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賀孫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賀孫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

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已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

不待辨可學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陳君舉作東門歌說荆公東坡不相合須當和同不知如何和得可學。

荀子

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賀孫

入乎耳而著乎心著音直略切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黄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説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撑住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它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来做這邊事業他説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

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闘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麄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黄老某甞說揚雄㝡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黄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

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跌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

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七制之說亦起于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蓋以比二典也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麽道理自漢以来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曾

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頀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它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它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

来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
永叔它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来比孟郊王通便是
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来為聖為賢
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
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
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
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
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

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說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它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别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

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来只細看它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踈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

歲它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
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
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
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
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
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眞有箇人坯模
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
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僩○以下論荀揚王韓及諸子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横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横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

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来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髙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士哉都不足録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縁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

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来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

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遲數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願又教它莫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已死它看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来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已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虗

心看聖人所説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税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已之所説而已何嘗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説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

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為說以增飾之看来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駡懷王亦不見他有褊躁之心後来没出氣處不柰何方投河殞命而令人句句盡解做駡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個

問揚雄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説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无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戰國縱横之氣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曰伊川於漢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難考但

詩注頗簡易不甚泥章句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
世變有好處但太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
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通年紀甚懸絶可學謂可
惜續經已失不見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
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使榮果有帝王
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所惑如秋
風之詩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渠識見不
遠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

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殺兄刼父代位又何必為之分別說沙隨云史記髙祖泛舟於池中則明當早叅之語皆是史之潤飾看得極好此豈小事髙祖既許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則知此事經史臣文飾多矣問禪位亦出於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殺元良又何處去明皇殺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可學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

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鬬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爲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魏徵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龔鼎臣注及南史劉夢得集次日因考文中

世系四書不同殊不可曉又撿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来　木之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来文中子根

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来雖是畢淺然却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

討官職而已個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

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裡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来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静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

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蕢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時舉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

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語亦多
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
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數起便不
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
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揚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
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㬋問温公最喜太玄曰
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歷老泉嘗非太玄
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

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説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説許多閒言語皆是華也看得来退之勝似子雲南升

問先生王氏續經説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来於王氏之門其後来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

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亦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都不曾見得大槩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盖謂此也個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

亦非它真見得這道理恪。

董子

問性者生之質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已有形狀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璘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璘

問仲舒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

惡皆人之情也_{夫道}

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_淳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令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夫道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

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説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

徇而不顧道義矣璘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劉淳叟問漢儒何以溺心訓詁而不及理曰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問何以謂之全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

是且如匡衡問時政亦及治性情之說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時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曾見大體也唯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黄老而隱晦不露諸葛孔明近申韓節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子○揚

問揚子避碍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不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着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僩

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

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道夫

揚子雲謂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南北為縱東西為横六國之勢南北相連則合縱秦據東西以横破縱也蓋南北長東西短南北直東西横錯綜於其間也敬仲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僴

揚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

於日乎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註語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古註解載作始魄作光溫公改魄作朏先生云皆非是皆不合乆之乃曰只曉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

令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
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
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
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愈遠則光漸
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
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
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
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

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胐都是曉揚子雲説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曰又云昨夜説終魄於東終字亦未是昨夜解終作復言光漸消而復其魄也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

於東而終之也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漸東滿及既望則日光旋而東以終盡月之魄則魄之西漸復而光漸滿於魄之西矣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溫公解得揚子載魄沒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闕只有此四字而已潁濆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揚

子則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溫公全不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頻濵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說據頻濵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强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

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裡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强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張

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這裏便是它無狀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說與頽濵解老子同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張毅然漕試回先生問曰今歳出何論題曰論題云云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笑曰他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

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見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這意思友仁。文中子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淳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

也難分别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荀賁等人它也有許多人便是裝點出来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今淅間英邁之士皆宗之南升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并語若云云處可見揚曰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揚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来看也是平正南升

房杜于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所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 僴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纒雜覇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

生都是為自張本做雜霸鎡基黄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讃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説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説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説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説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

見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記五峯說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来日鞫問如何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内又云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麽大兄弟搆禍如此之極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

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弒髙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㝡易為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来許多說話自是後来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来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

段昏在 賀孫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顔子則是以

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它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説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来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

以為重耳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闕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在南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麄亦勁

令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謨

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它續詩續書意只如此因舉荅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它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病處它便忌問

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便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它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明日尋看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如皇極某曾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葢義是活物權是秤錘義是秤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

生此說曰便是它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問他以心迹分看了便是錯處曰它說何憂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裡面却不恁地了又問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員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它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夔孫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髙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方子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夫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洒然無累處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

說是

或問文中子僭擬古人是如何曰這也是他志大要學古人如退之則全無要學古人底意思柳子厚雖無狀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澤民事也說要做退之則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說了退之文字儘好末年尤好燾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韓子

麗之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説最分明只是不子
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蔣明之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説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
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説得用又遺了體明之
又問四字先後當如何曰公去思量久後自有著落
震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説行底非是説道體
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説行道而有得

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節

子耕問定名虛位曰恁地說亦得仁義是寔有的道德却是總名凡本末小大無所不該如下文說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是也人傑。僴錄詳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

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僩

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末說到頂上頭故伊川云西銘原道之宗祖可學

坐井觀天謂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見得如此須出井来

看方得必大

退之謂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温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孫夔

韓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識得性分明將孔因問博

愛之謂仁四句如何曰說得却差仁義兩句皆將用做體看事之合宜者為義仁者愛之理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蓋卿

韓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方子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它㝎見得到後如此說耶為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它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見它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

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来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著如喫糙米飯相似廣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来說便是識見髙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

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
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
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
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
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巳失揚子
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

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議論故至因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来今若不曾看荀

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至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先生考訂韓文公與大顛書堯卿問曰觀其與孟簡書

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

曰眞箇是有崇信之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

被它說轉了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禄之

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

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

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

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

從麗處去不見得原頭来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来處是如何把那道别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寞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説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説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説底大顛未必

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它說得恁地好後便被它動了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以前不成是無仁義劉曰他說明明德卻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曰也是又曰淳錄云問禪學

從何起曰云云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麄說到梁達摩来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淳錄作信向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韓公當初若早有向裏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又曰亦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見只它些小近似處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這裏才一失脚便陷他裏面去了此等不能然亦間有然者義剛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實退之語東坡却罵以為退之家奴隷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為之復假托歐公語以自葢然觀集古録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録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它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義剛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去聲為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

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欵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莫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没著身已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賔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盖是夾雜些佛老添

得又鬧熱也方子

韓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礲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寂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僩

包顯道曰新史做得韓退之傳較不甚實先生曰新史最在後收拾得事須備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刻地說得不條達據某意只將那事說得條達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做言語刻地說得不分明 義剛

韓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誌付之李翺只令作行狀翺作得行狀絮但湜所作墓誌又顛蹶李翺却有些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歐陽公也只稱韓李 義剛

○又一條云退之却喜皇甫湜却不甚喜李翺後來湜為退之作墓誌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翺行狀較

著實蓋李翺爲人較

朴實皇甫湜較落魄

浩曰唐時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

浩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麄迹至說道

理却類佛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

又却不錯亦未易議浩云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

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曽說韓柳

浩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

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来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去聲傾戶孔切瞞人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

此而已是大可笑也 僩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木之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

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来也拙不分曉縁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去聲傾戶孔切瞞人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

此而已是大可笑也 僩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木之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